

任蒙

著

任蒙

Renmeng Sanwen Xuan

散文選



武汉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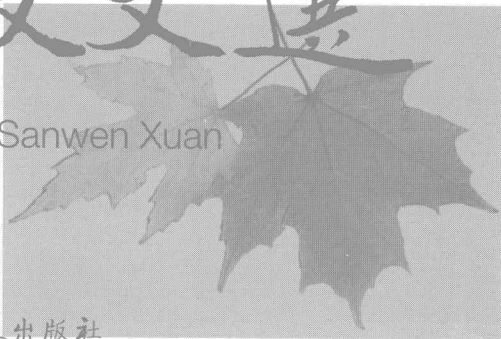
WUHAN PUBLISHING HOUSE



任蒙 / 著

任蒙散文选

Renmeng Sanwen Xuan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任蒙散文选/任蒙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430-8480-3

I. ①任… II. ①任…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3932 号

著 者:任 蒙

责任编辑:张建平

装帧设计:刘福珊

书名题字:任 蒙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490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4.75 字 数:30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8 月第 3 版 2014 年 8 月第 3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任蒙，著名作家、文化学者，现居武汉。40年来在各地报刊发表过数以千计的作品，出版有诗歌、散文、杂文、文艺理论等专集20部，其中以诗论诗的《诗廊漫步》曾多次再版和重印。其文化散文以历史哲学解读历史，故事精彩，细节传神，语言精警，“具有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光明日报》评论）。已经出版《走向文学圣殿》《任蒙散文研究》《任蒙散文论集》《任蒙散文现象论析》等研究和评介任蒙的文集4部。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时空之旅

悲壮的九宫山	3
绿林之光	10
渐远的马蹄声	18
草堂朝圣	27
伊河岸边的那条小径	39
曲阜，沉重的步履	46
走进尚书第	56
帝陵斜阳	73
大江流过古城	83
古县衙的青灰色	91
莫高窟三题	99
月是故乡明	111
辨识泰山	119
大江之上吊诗魂	128
黄州再谒东坡雕像	136
革命，高擎着火炬	141
大剧悲情落幕	154

第二辑 山水相册

眺望汉江	171
再游武侯祠	174
登临长城	183
车行皖南山水间	189
寻访千年诗踪	193
滕王阁漫笔	197
峡江短章	203
泸定桥遐思	208
大江的挽歌	214
深山小村	219
北国的林区小镇	224
飞越台湾海峡	235
访台酒记	244

第三辑 海天漫笔

秋色的欧旅	253
情侣岛的真实童话	260
回望罗马	264
冰雪俄罗斯	271
欧洲的原野	277
科隆小姐	280
走进卢浮宫	283
安东尼奥	289

旅欧散记	294
伊斯坦布尔的灯火	300
大西洋落日	304

第四辑 家居散墨

家在汉口	309
百年风流江之岸	313
黄孝河记	323
东湖在哪里	325
我们的阅读历程	329
走向另一个自己	337
文学，敬畏与名利	341
感悟生命	348
乡村记忆	351
超越语言的语言	379
一个世界性艺术话题	383
走进《春天》.....	388



第一辑

时空之旅





悲壮的九宫山

九宫山，位于湖北通山县与江西武宁县的交界之处，最高海拔一千五百六十六米，比它二百里之外的庐山略高一点，但其山势没有庐山险峻，风景也不如庐山秀丽，只属于地方性名山。二十年前，我们部队在这里设有一座哨所，遗憾的是，我几次动意要来看看都未能成行。后来我被调到军区工作，再后来我转业离开了部队，这山，我听起来就渐渐成了一个纯粹的旅游地名。这回，我是来“补课”的。

导游告诉我，哨所早已被撤了，还留下了两排营房。说着，他顺手指给我看，原来哨所的遗址就在我们来的山顶一端。望见近在咫尺的哨所营房，我便想起了自己曾经去过的一些高山哨所，想起了常年工作在那里的官兵们，尤其难忘的是他们晚饭后在夕照下陪我逛山的情景。再看看此刻我脚下的这座山巅和一处处石级，仿佛我曾经来过。

九宫山，我并不陌生。它和许多驻过哨所的大山一样，对我来说有一种特别的情怀。

然而，九宫山还独具一种精神，我在这次游历中才感触出来。

二

说不清九宫山是在哪个地质年代的地壳运动中形成的，反正它和无数古老的山体一样，其年岁和经历是人类无法比拟，无法想象的。可是，亿万年来，它在我们这个文化丰厚，名山众多的国度中，并没有什么出众之处。直到三百多年前，一代英雄殉难于此，才使这座大山有了自己的话题。

这个不大不小的事件，使以往发生在这里的什么九宫十宫的传说和故事黯然失色。九宫山真正的历史和故事，从李自成开始。

任何事件的结果比其发展过程都要重要得多，也更加令人关注。李自成牺牲前夕，曾屯驻武昌五十多天，后被清军围困，五十多万人马所剩无几。这样的历史连武汉人都不知道，但提到九宫山，很多人都知道李自成死在那里。

假如他当时躲过了这一劫，然后死在一座小村庄或一片小

树林中，那地方未必会因此得名，未必会被人记住，当然就更不会有这么多懂历史和不懂历史的人前来凭吊了。

无论怎样，李自成的殉难把九宫山与一场波澜壮阔的战争联系在一起了，把它与一次历史的重大更迭联系在一起了。

历史把一个巨大悲剧的结局安排在这里，让李自成命断于一帮乡勇的手中，这是他的不幸，但对这座大山来说，却是莫大的哀荣。

千古英雄长眠于此，就是这山的灵魂！

三

因为旅游业发展和官员们休养的需要，山顶处已形成了一座初具规模的小镇，小镇就是这座山的中心；而在小镇的最高处，便是李自成的巨型雕像。战马前蹄高扬，马上的李自成依然头戴毡笠，身穿铠甲，宽大的披风展示出风的造型。他的右手高举长剑，直刺蓝天，更显出威武和豪气。

我想起北京西北角的那座“李自成”来。

那是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北京城万岁山寿皇亭旁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上，崇祯皇帝的尸骨尚有几分热温，几十万义军已高举着闯王旗浩浩荡荡地向京城开进了。中午时分，德胜门内外张灯结彩，鼓乐齐鸣，万众欢腾，李自成以同样的装束策马前行，不停地向欢迎的人群致意。这是起义军为李自成及其高级将领举行的入城仪式，我们过去的历史课本和一些读物上曾经用插图再现过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我完全相信，在那个胜利的时刻，李自成肯定是精神焕发，神采奕奕，一副英雄气概。

仅仅是一年之后，境况却是天壤之别，昨日是极致的辉煌，今天是落荒而逃。不错，这样的惨败李自成已不止经历过一次，他每次都能东山再起。但此时的他，毕竟是英雄末路。

流落到九宫山的李自成已经被射瞎一目，这一点也不便于“写真”，但我总觉得他未必像眼前的雕塑这般勇武豪迈。

面对这尊雕像，这座大山的标志，不知有没有高人能够体味出如此末路英雄的心境。

李自成的命运终结于九宫山，历史为这场大悲剧的尾声所选择的地点和情节，看上去好像有那么点偶然色彩，但它们所体现的事件的实质，却蕴含着充分的必然性。李自成再次败落为寇，所面临的主要对手不再是腐朽的明王朝，而是一个新的封建政权，他重振旗鼓的可能性更小。九宫山对今天的旅游观光者来讲，不算是很佳的去处，但它山高林深，绵延百里，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是战斗者比较理想的隐伏之地。

那也是山花盛开的季节。眼前这簇簇灿烂的杜鹃，在那个没有任何环境污染的久远的年代，想必开放得更加鲜艳。可英雄没有心绪来欣赏这些，他要的也不是这些。他所梦想的是能够度过危难，再起风云，重新夺回昔日的辉煌。

然而，这座江南青山却没有成为英雄的商洛山。

四

对李自成登极的日子，所有的史书上都记载得准确无误。而对他的死，人们却众说纷纭，甚至不惜向壁虚构。流传比较广的一种传说，说李自成最后到湖南石门县的灵泉寺隐迹为僧了，自号“奉天玉和尚”，还留下了诗作《梅花百韵》，云云。

连国学大师章太炎也支持这种说法。

李自成死无确定，缘于他是一个失败者。失败者死后也要倒霉。

说他死在九宫山，其说法也是大相迥异的。

《明史》里说，李自成率领二十名骑兵到山中抢夺粮食，被修筑堡垒的村民围攻，人马陷入泥潭，他头部挨锄击而死。村民剥下他的衣服，发现内穿龙袍，携带金印，方知是李自成。《明史》是清政府组织编纂的，稍加分析便会发现这种记载错谬百出。这百里大山，青峰溪流，并非沼泽之地，哪来的泥潭？闯王一行久经沙场的战士，驱马执枪，是一群村民能够对付的吗？清王朝轻而易举地从李自成手中捡来了一个中国，反倒出于自身的利益如此作贱他，可见统治者的卑鄙。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史学界发现了秘藏三百多年的《甲申岁弋闯志》，是当年一位叫朱万年的秀才写下的，这份文稿记录了作者和乡人目击李自成被杀害的经过。这份资料进一步为李自成死于九宫山之说提供了佐证。

关于李自成被害的时间，史料都记的是一六四五年，即清顺治二年，但具体的月份，各书不一，有的说“秋九月”，有的说闰六月，而朱万年记的是四月下旬。

如果后者的记录比较可靠的话，旧历四月，也大致是我们现在来旅游的这个时节。那天，李自成亲率二十骑前往山中察看地形，刚走进牛迹岭下，突然从山上的树丛中杀出一群人来，他们是以程九伯为头目的乡勇。义军的战马在这没有道路的深山老林失去了优势，他们寡不敌众，加上地方陌生，很快陷于绝境。就这样，曾经叱咤风云，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之久的大明王朝的盖世英雄，倒在了一帮乡勇的刀下。

五

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山海关被吴三桂和清军大败而归的李自成，在紫禁城的武英殿举行了登极大典，正式做了“大顺皇帝”。尽管这种历史上最具意义的盛典是在不祥的气氛里开场的，并且很快就收场了，但它毕竟是封建时代无数英豪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像李自成这样靠农民起义坐上龙庭，正经八百地取代全国政权，几千年间只有那么几个人。

这次登极大典，既是开始，也是结束。

第二天，李自成来不及多看一眼他没有坐热的龙椅，便仓皇撤出了北京。也就是说，他只做了一天皇上。

为了这一天，他进行了十几年艰苦征杀。

此后，他一直在溃败中不屈地坚持拼搏，也是为了再回到这一天。

如果历史让李自成真的回到了这一天，成为“刘邦第三”、“朱元璋第二”，九宫山的历史主题就不是英雄悲歌，而是起义军一个新的转折点，我们今天前来游览也会是另一番心情。

如果那样的话，他代表农民利益的革命也早已变质了，他也必然会实施汉高祖、明太祖藏弓烹狗的“德政”。这也是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论定了的。那样，我们的历史读物对他就是一种咒骂的口吻，九宫山中也不会有人民政府为他修建的“闯王陵”，更不会有英雄塑像了。

过去几千年间评说农民起义，是成则君王败则寇，而后来不知从哪天起，却成了“成则反动败则荣”。我不知道我们的历史学界为什么要那样津津乐道于农民起义的失败者？或许是

感于他们勇敢地向旧有的腐朽政权发起进攻，客观上却没有实现个人夺取天下的目的，而对他们的壮举热情地加以讴歌。对于刘邦、朱元璋之流，因为他们成功了，终于当上了大小官僚和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并且实现了权力的有效世袭，完全达到了他们个人的目的，历史就应该对他们表示出憎恨。就像现代的某些腐败分子，人们开始对他们的革命经历十分崇敬，后来他们的本质败露，人们发现他们投身革命不过是为了封妻荫子，腐化享乐，根本不是为了劳苦大众，对他们也就不再感激涕零了。

李自成没有成功，倒在这偏寂的深山。几百年来，不知多少人深深地为他痛惜。

这就是荒谬的封建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荒谬。



绿林之光

一个封建王朝在一座山林里终结，又一个新的王朝从这里发端，我相信，谁来到这里都不会漠视这座山林的神圣。

然而，由于时代过于遥远，这座山林的故事一次次被别的山林所重复，它所产生的历史轰动一次次被新的轰动所取代。无数回世事变迁，使它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如今，只有走进这座山麓，走进历史的记忆深处，我们才能听见从这里发出的巨大轰响。